

善陀是一个村子,若干年前它在一座山的山坳里,它的热闹来自屋子里的那些人声。若干年后,善陀消失了,植物覆盖了它。冬日树叶落尽时,看过去,备受摧残的村庄显得生硬和突兀,一座寺庙的舞台还在,只是没有了背墙,敞开的舞台犹如一扇落地大窗,更多的自然透过敞开的告诉世人,欲望到最后都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完结。

村庄里一些屋墙之所以还在,是因为曾经村子里的人过于铺张地用了石头。

石头盖屋,已经被现代人舍弃。阳光从石缝穿透,青草茂盛,风来它们摇曳,风去它们也摇曳,只要有光,有雨水。

想起那一年五月,曾经的戏台下,男女老少,到了庙会时分,唱戏的,卖香烛的,卖火药的,卖丸子汤的,打情骂俏的,偷鸡摸狗的,等等等等,都是围绕着对面的大雄宝殿开始,跳大神的神佛?现在想,莲花宝座托起的佛,有一张丰腴的脸。

又一年五月,黄灿灿的油菜花开了,朦胧的潮气,清水流过,禾苗正在生长。念着牵挂着同时被惦记着,应该是很幸福的事了。爱是平常,有爱心,始终怀念爱的人,任凭时间之水流逝,如此,便看见了那个朴拙的老人。

他正挑了一担水走进油菜花田。他弯下腰,然后直立在花田中央的一块石台上。他突兀地站着,哼着欢快小调,很自在地在油菜花田里劳作着他有意义的劳作。那么,油菜花田里还生长着一种什么农作物?这么宁静致远的

七十多年前的上海郊区,民间时兴娃娃亲,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其中的一对,是同花农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手促成的婚姻。

母亲与花,一生为伴,也曾有过白兰为衣海棠为裳的静好岁月。但是随着祖父与外祖父的相继病故,相貌姣好的母亲,因为不肯听从她的继母赖婚、嫁入豪门的设计,沦为了一个花奴。净身出户的母亲,没有嫁妆,没有婚纱,只有赠给父亲的信物——一对

用红丝线系成的白兰花。

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,父亲与母亲从未红过脸,他们白手起家,吃苦耐劳,硬是把我们姐弟四个拉扯成人,并教育我们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,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有关白兰花的往事,从小到大,我们听母亲讲述了一辈子。以至于我们每个孩子,甚至母亲的第三代,都耳熟能详。可以说,白兰花就是我们的“家花”啊。有过作家梦的父亲,曾经这样描述过白兰花:白兰,隐喻了双重意象——“白”字重的是“纯”,“兰”字意在一个“情”。也许,这也寓意着母亲与父亲之间精彩的人间悲喜剧。

后来母亲去了工厂上班,很快成了业务尖子,“三八”红旗手。她已经忙得无暇养花。但是我们发现,每当白兰花开的季节,母亲总会买它,她衣服的第二粒纽扣上,常常别着一对玲珑剔透的白兰花。我们从未见过白兰花盛开怒放的样子,还一直以为,白兰花的模样,就是这般纤细娇弱,犹如女孩儿的纤纤葱指。垂怜之际,也会情不自禁地想:白兰花,不如桃花烂漫,却清丽中不失委婉;不比玫瑰浓郁,却在矜持间隐匿深情。它的使命,就是做最好的自己,并且坚定不移,守望一生。它多么像我那儒雅率真的父亲,一生健康明理,却在那个白兰花飘香的季节,向母亲道出了一生的感谢后,悄然离场。十二年后,又是一个白兰初放的季节,母亲终因肺功能衰竭,平静地告别人间。母亲以九十周岁的高龄离世,算得上是寿终正寝。但在我们眼里,母亲就是朵尚未盛放、不忍采摘的白兰花蕾。母亲没有留下一句遗言,爱情的绝唱,生命的极限,在最完美的一刻突然凋谢。

我常常想,父亲与母亲靠着什么把他们的感情,保鲜在每一天、每一年,直至生命的尽头?又是如何把婚姻维系得如此稳固呢?

又一年的白兰花开了,在淡雅的芬芳中,我仿佛看见远去的父亲正拿捏着两朵毛茛状的白兰花,伫立在门槛上,迎接母亲的到来……

延起伏的山冈走来,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呼啸飞起来又落下去,小小的跳动,衬托着背后葱茏的山峦,庙顶上黄绿相间的瓦楞。

我偷看过那个卖香火的女人,她在比较两张纸币。她把明显干净的一张

装进了衣袋,另一张握在手里,等待找零。她嘴里喃喃,你该烧高香了,看那些开着小轿车的人,前呼后拥,都是前世烧了高香啊。

把钱看成一种吉祥幸福是一件好事,纸币的新旧是不是会影响她生存的好心情呢?我转身走出庙门,惶惑间居然不知里面供奉着什么样的神佛?现在想,莲花宝座托起的佛,有一张丰腴的脸。

又一年五月,黄灿灿的油菜花开了,朦胧的潮气,清水流过,禾苗正在生长。念着牵挂着同时被惦记着,应该是很幸福的事了。爱是平常,有爱心,始终怀念爱的人,任凭时间之水流逝,如此,便看见了那个朴拙的老人。

他正挑了一担水走进油菜花田。他弯下腰,然后直立在花田中央的一块石台上。他突兀地站着,哼着欢快小调,很自在地在油菜花田里劳作着他有意义的劳作。那么,油菜花田里还生长着一种什么农作物?这么宁静致远的

七十多年前的上海郊区,民间时兴娃娃亲,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其中的一对,是同花农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手促成的婚姻。

母亲与花,一生为伴,也曾有过白兰为衣海棠为裳的静好岁月。但是随着祖父与外祖父的相继病故,相貌姣好的母亲,因为不肯听从她的继母赖婚、嫁入豪门的设计,沦为了一个花奴。净身出户的母亲,没有嫁妆,没有婚纱,只有赠给父亲的信物——一对

用红丝线系成的白兰花。

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,父亲与母亲从未红过脸,他们白手起家,吃苦耐劳,硬是把我们姐弟四个拉扯成人,并教育我们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,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有关白兰花的往事,从小到大,我们听母亲讲述了一辈子。以至于我们每个孩子,甚至母亲的第三代,都耳熟能详。可以说,白兰花就是我们的“家花”啊。有过作家梦的父亲,曾经这样描述过白兰花:白兰,隐喻了双重意象——“白”字重的是“纯”,“兰”字意在一个“情”。也许,这也寓意着母亲与父亲之间精彩的人间悲喜剧。

后来母亲去了工厂上班,很快成了业务尖子,“三八”红旗手。她已经忙得无暇养花。但是我们发现,每当白兰花开的季节,母亲总会买它,她衣服的第二粒纽扣上,常常别着一对玲珑剔透的白兰花。我们从未见过白兰花盛开怒放的样子,还一直以为,白兰花的模样,就是这般纤细娇弱,犹如女孩儿的纤纤葱指。垂怜之际,也会情不自禁地想:白兰花,不如桃花烂漫,却清丽中不失委婉;不比玫瑰浓郁,却在矜持间隐匿深情。它的使命,就是做最好的自己,并且坚定不移,守望一生。它多么像我那儒雅率真的父亲,一生健康明理,却在那个白兰花飘香的季节,向母亲道出了一生的感谢后,悄然离场。十二年后,又是一个白兰初放的季节,母亲终因肺功能衰竭,平静地告别人间。母亲以九十周岁的高龄离世,算得上是寿终正寝。但在我们眼里,母亲就是朵尚未盛放、不忍采摘的白兰花蕾。母亲没有留下一句遗言,爱情的绝唱,生命的极限,在最完美的一刻突然凋谢。

我常常想,父亲与母亲靠着什么把他们的感情,保鲜在每一天、每一年,直至生命的尽头?又是如何把婚姻维系得如此稳固呢?

又一年的白兰花开了,在淡雅的芬芳中,我仿佛看见远去的父亲正拿捏着两朵毛茛状的白兰花,伫立在门槛上,迎接母亲的到来……



夙回小院庭芜绿 (中国画) 李知弥

小村,因何要修一座庙?修庙人一定怀有梦想接近实现的目的。

一盘石碾。疏疏的有一枝桃花斜过来。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“桃红又是一年春”“催出新妆试小红”“为他洗净软红尘”……你看,有桃花在,一切就必然带着浪漫的寓意了。桃花从一座小院的墙头上伸出来。院内没有人住,春风春生的野草疯长起来。石屋的门两侧有春节的对联:“春风送暖驱寒意;幸福不忘报党恩。”多么暖人,像春雪在阳光下就要暖化了。我走近它,记下。没有人住的石屋,贴着暖心的对联,很有味道。

看天。天上有云,云本无根。世人都说那云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呢。是啊,那云,混沌无识无序,依偎戏耍在山的怀里。谁又能说混沌不是一种大境界呢!像这善陀人家,只守着自家的老屋,守着一不变的生活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生儿育女,修房造屋,抽几口旱烟,看几朵云彩,心里平和着,吼几声地头田间的秧歌,晒出一些活命的滋味来,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?幸福,难以倾诉,也不可理解。就像这云一样,云起云落,都是平常。

云与人一样,同是一段生命的过程。坐看云低,仿若洞见一段生命的无为和无知。云的家园是山、是江河湖泊、是草丛树林,宁静的自然对于人类,不也意味着一种永恒的家园么。

山、水、草、木、生命、智慧、劳作与汗水浇灌的丰腴。油菜花,它使我们在生命的轮回中懂得自省与平和是一种美好的品质,让我们知道翻越一座山之后是裸露出的亘古的宁静与庄严。

我走近那位老人。我说你在浇灌什么?“浇灌坟莹上的树啊,万年松柏。”他用手指给我看,先他而去的那个卖高香的女人就留在那里。

这样说,没有一点伤感,但,仿佛,是真的,如延续着的生活的从前。老人眯着眼睛,挽留一些事情真的很容易,很多事也很单纯,到了这样的年龄,如果有痛苦,痛苦就会与生活永远相伴了,不为痛苦去浪费闲余的时间。

老人走过去,从我面前,以一种自在的神态。他的女人就在那里,油菜花田,等待着亲爱的未亡人。月球和地球的距离,必然带着诗意的浪漫。扳着指头数日期,一日两日,农妇不紧不慢,安稳得惊人。守候着静止在四季轮换的油菜花田,她是这世上最有定力的一种人。

今年春日,和往年春日自有相同之处,更有不同之处。不同之处在于,今年与往年相比,更冷一些,也更热一些,不过总体来说,还是更冷一些。气温像坐过山车一般高高低低,起伏变化太过于频繁,以至于很多动物、植物,甚至人,都感到不适应。以往冰雹天气更常见于夏天,而今年春天,我已经见识了两次冰雹天气。三月底本已经到了采摘前茶的时节,却还下了一场春雪。朋友圈里看到有个视频,采茶工在一片白皑皑的茶园中拣择刚刚露头的新芽,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。这样的一次倒春寒,茶农的损失确实严重。

眼下,刚过四月,天地突然一片清明气象,万物如阳光照耀水晶一般璀璨。富春江边鹿山上,各种树木,不论高低,乔木灌木,大大小小的树冠,均显出层次分明的各种不同的绿色,一派春日明媚风光。站在江边,往鹿山下望过去,整个山峦曲线和缓,似有一层春日的绿色雾气弥漫其间。想起前阵子已然错过了观赏“官粉”,错过了“二乔”,便想着,接下来,再也不想错过这人间四月的春天了。

记忆多半靠不住,我的童年记忆又似乎比大多数人都更早,往往对着老照片讲起某人某事,我妈都会吓一跳,那时候你才多大,一个婴孩哪里记得这些。我也怀疑,可偏偏就是记得。时光的筛子何尝不是一张网,光阴碎片总会一次次把人带回某些似淡实浓,却怎么也忘不掉的场景。

岁至不惑,每到春天,只要站在桃花树下,就会刹那心动,想起一双初来人世水雾朦胧懵懂干净的眼睛,第一次看到桃花绽出笑容……不过是一朵花,在春风里微微颤抖,天地间却好像突然安静,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,连带着诞生。

春天不是读书天,裹着大衣还是寒丝丝的,但春风已然带有春的讯息,更柔软更有生机,窗外太多的花草草在破土拔节生发怒放,窃窃议论着,恣意欢唱着,仿佛永无止境的春光,哪里静得下心去读书。可是春天来了,如果不在意心底暖暖的柔波,不毫无目的地只为取悦自己读书,又实在辜负了一

年之中这样短暂的美好。读什么呢,自有手边翻旧的《红楼梦》,读哪段呢,前八十回风吹哪页读哪页。

打开红楼,大观园里永远流动着一场青春的盛宴。姐妹们和宝玉园子里各处住着,春天埋花冢、祭花神、放风筝,夏天扑蝶,听

戏、弹琴,秋天起诗社、钓鱼、赏海棠桂花菊花,冬天漫天飞雪中烤鹿肉、即景联句、咏红梅……任四季交迭,她们和他活在春光里。这书怕是有毒,故事是打小就看熟的,却一次次打开一次次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。大观园里的春光怕是太过明媚,明明也有那么多误会、遗憾、悲苦,却总是最好的时光。

人间四月天

赵玉龙

今年春日,和往年春日自有相同之处,更有不同之处。不同之处在于,今年与往年相比,更冷一些,也更热一些,不过总体来说,还是更冷一些。气温像坐过山车一般高高低低,起伏变化太过于频繁,以至于很多动物、植物,甚至人,都感到不适应。以往冰雹天气更常见于夏天,而今年春天,我已经见识了两次冰雹天气。三月底本已经到了采摘前茶的时节,却还下了一场春雪。朋友圈里看到有个视频,采茶工在一片白皑皑的茶园中拣择刚刚露头的新芽,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。这样的一次倒春寒,茶农的损失确实严重。

眼下,刚过四月,天地突然一片清明气象,万物如阳光照耀水晶一般璀璨。富春江边鹿山上,各种树木,不论高低,乔木灌木,大大小小的树冠,均显出层次分明的各种不同的绿色,一派春日明媚风光。站在江边,往鹿山下望过去,整个山峦曲线和缓,似有一层春日的绿色雾气弥漫其间。想起前阵子已然错过了观赏“官粉”,错过了“二乔”,便想着,接下来,再也不想错过这人间四月的春天了。

记忆多半靠不住,我的童年记忆又似乎比大多数人都更早,往往对着老照片讲起某人某事,我妈都会吓一跳,那时候你才多大,一个婴孩哪里记得这些。我也怀疑,可偏偏就是记得。时光的筛子何尝不是一张网,光阴碎片总会一次次把人带回某些似淡实浓,却怎么也忘不掉的场景。

岁至不惑,每到春天,只要站在桃花树下,就会刹那心动,想起一双初来人世水雾朦胧懵懂干净的眼睛,第一次看到桃花绽出笑容……不过是一朵花,在春风里微微颤抖,天地间却好像突然安静,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,连带着诞生。

春天不是读书天,裹着大衣还是寒丝丝的,但春风已然带有春的讯息,更柔软更有生机,窗外太多的花草草在破土拔节生发怒放,窃窃议论着,恣意欢唱着,仿佛永无止境的春光,哪里静得下心去读书。可是春天来了,如果不在意心底暖暖的柔波,不毫无目的地只为取悦自己读书,又实在辜负了一

人。

有一天,老人将回到小屋,重新开始旧的生活。空气净了,心也净了,情绪似也变作透明。冬日白雪覆盖,春天幼苗返青,五月百花盛开。葬在这油菜花田的善陀人真是好福气啊。

桃花又见一年春,桃红渲染了许多事物的边缘,使一些原本并不相干的希望有了关联和共性。沉默下来的善陀,山中的花期这般烂漫,得益于毫无阴霾的雨露滋养,洁净而又恣肆。那个存在过的善陀,就像黄土地上的一块沉默的土坯,站在山上石垒的豁口处,能看见巨大的深壑,如今,它已经消失在岁月之外。

走老了的山水在浓郁的树荫里寂寞地抬起头,不计其数的乡亲,一辈辈的生命像尘埃一般默默无闻充斥和填埋在消失中。有诗意的生活和有过多物质的生活相比,善陀在大山里,就名字而言,暗藏着某种岁月的从前。

今年春日,和往年春日自有相同之处,更有不同之处。不同之处在于,今年与往年相比,更冷一些,也更热一些,不过总体来说,还是更冷一些。气温像坐过山车一般高高低低,起伏变化太过于频繁,以至于很多动物、植物,甚至人,都感到不适应。以往冰雹天气更常见于夏天,而今年春天,我已经见识了两次冰雹天气。三月底本已经到了采摘前茶的时节,却还下了一场春雪。朋友圈里看到有个视频,采茶工在一片白皑皑的茶园中拣择刚刚露头的新芽,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。这样的一次倒春寒,茶农的损失确实严重。

眼下,刚过四月,天地突然一片清明气象,万物如阳光照耀水晶一般璀璨。富春江边鹿山上,各种树木,不论高低,乔木灌木,大大小小的树冠,均显出层次分明的各种不同的绿色,一派春日明媚风光。站在江边,往鹿山下望过去,整个山峦曲线和缓,似有一层春日的绿色雾气弥漫其间。想起前阵子已然错过了观赏“官粉”,错过了“二乔”,便想着,接下来,再也不想错过这人间四月的春天了。

记忆多半靠不住,我的童年记忆又似乎比大多数人都更早,往往对着老照片讲起某人某事,我妈都会吓一跳,那时候你才多大,一个婴孩哪里记得这些。我也怀疑,可偏偏就是记得。时光的筛子何尝不是一张网,光阴碎片总会一次次把人带回某些似淡实浓,却怎么也忘不掉的场景。

岁至不惑,每到春天,只要站在桃花树下,就会刹那心动,想起一双初来人世水雾朦胧懵懂干净的眼睛,第一次看到桃花绽出笑容……不过是一朵花,在春风里微微颤抖,天地间却好像突然安静,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,连带着诞生。

春天不是读书天,裹着大衣还是寒丝丝的,但春风已然带有春的讯息,更柔软更有生机,窗外太多的花草草在破土拔节生发怒放,窃窃议论着,恣意欢唱着,仿佛永无止境的春光,哪里静得下心去读书。可是春天来了,如果不在意心底暖暖的柔波,不毫无目的地只为取悦自己读书,又实在辜负了一

大观园里的春光

刘春

戏、弹琴,秋天起诗社、钓鱼、赏海棠桂花菊花,冬天漫天飞雪中烤鹿肉、即景联句、咏红梅……任四季交迭,她们和他活在春光里。这书怕是有毒,故事是打小就看熟的,却一次次打开一次次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。大观园里的春光怕是太过明媚,明明也有那么多误会、遗憾、悲苦,却总是最好的时光。

许是被记忆困住了,过往无法成为过

这一天的挖笋行动纯属临时起意。同事们相邀着去乡村踏青,没有很清晰的计划和目标,只为奔向大自然,不辜负这美好的春光。

车子在一路闲聊、一路赏景中驶进了泽覃乡地界。泽覃原名安吉,取百姓平安、社会稳定之意,因毛泽覃烈士牺牲在此,1969年更名泽覃,是为纪念。泽覃乡离县城不算远,保留着非常好的自然生态,森林、河流、耕地,几百年来未被破坏和污染过,如今又修通了公路,真是春天踏青的绝好去处。

车子停在泽覃村口,沿着一条清清浅浅的小溪,我们且行且探索,无论是看见一丛野菜,还是捡到一株中药材,都兴奋不已。河边修了一条游步道,两岸绿树成荫,煞是清幽。淙淙潺潺的流水声,叽叽啾啾的鸟叫声,无不令人心旷神怡。

就这样走向了一片竹林。吸引我们的是几个正在吭哧吭哧挖竹笋的男人,只见他们围着一个小小土堆,撅着屁股,埋着头,用小竹枝不停地掏挖着什么。近前一看,原来是笋,又鲜又肥的大竹笋。起先我们不以以为意,围拢过去参观了一会儿,见他们只能掰下笋的上半部分,不觉甚为可惜。心想,要是换作我,断不至于如此浪费。

这时,一位在竹林中逡巡的男同事突然大声惊呼:“快看,这里好多笋。”我们走过去,瞧着黑黢黢的泥土,果然,看见几片极小的笋芽儿正在冒出土层。虽然笋出土前总有迹象,比如那一小块泥土会略微抬高,会变得更为松软,但从颜色上不易辨别。如此细微的变化,以我的视力是极难发现的。要挖吗?我们有些纠结,毕竟没有带锄头等工具,挖起来难度很大。“就当一次体验呗。”不知是谁先提议的,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,于是纷纷去各处寻找“工具”。幸而竹林里有不少被人砍下的小竹枝,有的还砍出了尖尖的利刃。我挑选了一根,试了试,甚为称手。

挖笋行动正式开始,我占据了一块地盘,将笋周边的泥土一点点挖开。随着土坑越挖越深、越挖越大,竹笋渐渐露出了完整的形状。哇,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,我有十二分的欣喜,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麻利。今年开春后,我还没有吃上笋呢,要是能炒一盘自己亲手挖的笋,想想都妙不可言。挖得差不多了,就得想着怎么把它掰下来。然而掰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手上一使劲,笋应声而断,只掰到顶部的一点点,相当于下半截笋都被浪费了。我十分懊恼,原来自己和之前遇到的挖笋人没什么区别。很多时候,我们的行动能力并不如心中所愿,眼高手低是多么容易犯的错误。

直到去田边挖野菜的女同事赶过来,情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。她带了一把水果刀,原是用来割野菜的,恰好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笋挖至根部后,用水果刀在没有老到割不动的最佳位置拦腰一切,再用力一掰,我们就得到了一棵完整的笋。有了这把水果刀,我们简直如虎添翼,那个视力好的男同事不断发现新的目标,我和另外两位同事不断挖开一堆一堆的土丘,将笋整个地刨开,拿水果刀的女同事则不断地奔忙着过来切笋。春风吹拂着我们汗涔涔的脸,如此默契的合作,简直让人想放声高歌一曲。几个来村里采摘艾草的女人,提着蛇皮袋充满艳羡地望着我们。我猜,她们要是带了工具,保准也会忍不住挖上几个。

一个小时过去,我们收获赫赫,几个塑料袋装得鼓鼓囊囊的,由男同事拎在手上,说说笑笑地朝竹林外走去。在小溪边洗净了双手,时间已近正午,肚子也已咕咕噜噜唱起了空城计。一个同事提议:“找一个农家乐吃午饭去。”大家一致赞成。来到农家乐,挑了个大笋交给店家,嘱他们配腊肉炒上一盘。不多时,春笋炒腊肉端上桌来,红的、白的、油油地泛着亮光,夹一筷子入口,香脆爽口,不亦快哉。

此刻是过往、未来亦是,生性敏感,总不是好事,好在书里和人间总有知己。爱人和万千气象。宝玉爱林妹妹,也爱宝姐姐,爱袭人,也爱晴雯麝月小红芳官四儿,爱所有姐妹,也爱妙玉,爱路上遇到的农家纺线姑娘,爱只听说过名字的傅秋芳……如同春阳遍洒,纯粹的爱、不被染污的爱、广博的爱,不用定义无须归属的爱,便是对世界和人生最初的爱。

同一本书,不同年龄感悟有别,一读再读,还是爱读。大观园里的花,开了谢了,还会再开;十岁初读、十五岁摘抄、二十岁带出国,三十岁搬家放在书架的第一本书,四十岁睡前闲读,都是它。过去的我,现在的我,此刻重重叠叠,大观园的春光总不褪色,哪怕渐渐落下秋天的影子,也还是明媚的。

由书籍带领,去遇见星辰,请看明日专栏。

十日谈

春日读书 责编:郭影

春日读书 责编:郭影

春日读书 责编:郭影

春日读书 责编:郭影